弘明集卷第八　墳一

弘明集卷第八　墳

梁揚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辯惑論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无際塵遊夢境淪
惑聲華緣想增靄奚識明政由淳風
離薄僞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
五逆威強導蠱必施六極垂氣霾滿
致患非一念東吴遭外仙之厄西夷
載鬼卒之名闔藪留種民之穢漢休
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湊歌攢
地沙草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
本世教訛辯詭蔽三寶老鬼民等詠
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燼河雒之渣
滌淪滑險難令抃捍焉聊詮往迹庶
鏡未然照迷童於玄鄉顯妙趣於塵
外休風寘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
能攄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敷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
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
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聲霓光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玄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崙菩薩慈悲等照震聲霓光於炎塗弭塵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水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惟哉道化空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貪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无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和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祈祑通仙影響无陳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樊霞經者言神丹之功闢明淨智者必觴花之氣雖保此為真而未能无然況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噏子衡奔尋无處畏負清議之報識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鶴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九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闕外雲臺治

建安九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闕外雲臺治
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亭九幽方夜衛
入久之乃出跪稱曰五旋賀辰華令
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使
賓抽遊胃鵠直衡靈空民獠愚惷僉
言登仙販死利生撤冈天地
合為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群斯斑姓
妄造黃書呪癩无端以伏輕請明日天道三五
戍日月明出窈窈入冥冥為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消七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為應錄男女嫂合箄甲不別五矣陸修靜復勸行此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
此之勢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為道䖍亂俗
被斥懺惶後至孫恩侯蕩滋甚士女
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
消況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王
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无忠貞
之節死有青庭之咎誠願明天撿鏡
斯筆物我端清莫負寬詔
佚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
德輕風露如黃巾等篤望漢室反易
天明罪患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俠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寘宗雜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渊藪
德輕風露如黄巾等萬望漢室又易
天明罪恙伏誅次有子魯復稱鬼道
神祇不佐為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
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當帝貴之
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相於空玄水
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
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
千里虎步三江掩撲群嶶不勞浹辰
合識懷懽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議靈魄務
依明德道无真體妄逐妖空輙言東
行醉酒漫敓如此傾贈章非陋僻又
遷達七祖文意淺簿乞免檐沙石長
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
祭酒攢費絨墨若必須乱詐然後判
者始知道君无玄鑒之能天曹無天
眼之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
捕聞其奏章本擬急疾而戊辰之日
上必不達不達太上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為五逆
是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嫉忤革其氣是以至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
升窗塵度斗光感感通豈風帶使然

畏鬼帶符非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嫉忤華其氣是以至
聖高賢无情於萬化故能虛洞遊金石
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使然
哉其經辞致矜慢鬼竅云左佩大極
章右佩崐吳鐵指日則傳暉擬鬼千
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一蠶仙破展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説
拜清廟（如郭景純亦云仙流登清虛尺竟不免失）愚癡顛倒豈識
儀節聞其著符昔時軍撩張角黃符
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務恩孤虛並稽
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
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社恭僂
因魔（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民夷難化）
故制斯法乃驢輾泥中黃鹵泥面擿
頭懸擗挺埴使熱此法指在邊陲不
施華夏至于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寶
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猶
遲援頷懸磨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

道解厨墓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
墓門解厨務身與食慷吮斑之態昔
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輒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
稱美也又道始道男官女官道又道母神君種民是）

嘉門觸屋乘身食傳吵殘之饑普

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諸鬼

卒弘明集卷第八 六丈 悖 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始道男官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民是合炁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姓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換化名也又旨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禕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祿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讖職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像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稱目妄大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師君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縢東寮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而无目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酤進過常遂致酉逸醜聲

遐布遠邇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

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憤恥竟深罰其掃路世傳

道士後會標以防斯難兼制厨命酒

限三升漢末已来謂為制酒至王靈期

剃除疊日先生道民並其賦錫雖有

五利之貴更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蔕命薄春氷業風吹蕩

蓬迴化境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

記為行尸迷徒楸學不識大方至有

疾病衰禍妄甚嫉祟之原制鬼驅以

為灾渡危厄於遐川燈釣星於懸癘

雪丹章於華山乃藏鬚眉貌謗詐寘

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先歸逝者故然

空喪辞貨斯實祭酒頑巾稻之利埊

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弘明集卷八 一法

聖歸歌動於人恩矣

塗中作罪須疑之極第五

□□舌食其實寡酒元可糠之利蚕

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火宅驚於至

孝母有矣矣

聖歸歌動於人恩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為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盧滄川滿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去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來來勿尚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永河靜灾念之聲

輕作寒暑凶佞之極第六

夫測黙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卒無慈愛樵兇邪佞符章竟作懸門帖户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黄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悦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鑊鉗大獄生出鵄鴞瘖瘂精戮惛朽淪離永刧誰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即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倫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弘明集卷第八　八丈　墳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勰

幸試三思能拂迹攸畐即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卑請俟明德倫照聲曲

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辞所陳哉
滅惑論　　東莞劉記室勰
或造三破論者義擬庸近辞體鄙陋
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
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
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
而无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禪
通無生可冀詺死為泥洹
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偽煥然易辯夫佛
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𡨚於一
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
者資於无窮教以勝恵闇者戀其必
終誑以飛仙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
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
駐偽器故精思而翻騰无期若迺棄
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
知假使形翻天際神闇鳶飛唳天寧
免為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
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

鬚髮而使人剃頭王不弃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三破論云……

髮而使人剃頭王不弃妻使人斷種

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

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弃妻落髮事顯於經

而反白為黑不亦冈乎夫佛家之孝

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

弃心何取於孝昔泰伯虞仲斷髮文

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内之賢

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

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

中權故弃迹求心准以兩賢无缺於

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説偽

興造无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

助國生人減損見人不蚕而衣不田

而食國滅人絶由此為失日用損費

無纖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復過此滅

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

諦以遣有辯三空以標无四等弘其

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豈傷

日月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功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万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煙國滅人

時所夫塔寺之興闡揚靈教立一
時而道被千載昔爲會諸侯王帛万
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煙國滅人
絕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万景
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
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
兄弟異法遺弃二親孝道頓絕憂娛
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弃
悖化犯順无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
復過此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
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
本修教於儒礼運棄道果同弘孝於
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
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
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鑒燭人世過駟
駕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瞻息
盡養无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
滅審妙感之无差辯勝果之可必所
以輕重相權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勝施事由追遠祀雖因心抑亦沿世
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
薪葬之中野封樹不修苴斬无紀豈
可謂三皇教民弃於孝乎爰及五帝
衣服彩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

昔三皇至治堯舜所襲殊則教之以
薪荒之中野封樹不修苴斬无紀豈
可謂三皇教民弃於孝乎爰及五帝
衣服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
三皇无責何獨疑佛佛之无服理由
拔苦三皇廢喪事沿淳樸淳之不疑
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
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
三皇以淳樸无服五帝以沿情制喪
釋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撿迹異路而玄
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
有毀傷之疾二有髮頭之苦三有不
孝之逆四有絶種之罪五有生之體
從識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識令不跪
父母便覺從之兒先作沙弥其母後
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礼之教中國絶
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捿形稟識理定前業入
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
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
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一故名教
有二搢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
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
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累修
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
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

埃理由形定妻者愛影扇者形飾愛
累傷神形飾乘道所以澄神滅愛累修
道弃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
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
也礼新冠見母母其母拜之嘉其脩德
故屈尊礼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
重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无
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
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
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
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
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
冠冑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
何恠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
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詺為浮
屠胡人凶惡故老子去化其始不欲
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
也至僧禕後改為佛啚本舊經云喪
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无生之
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桒門僧
禕又改為沙明沙門由沙汰之法不
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
譯言音字未正浮音 以佛桒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啚為屠字之誤也羅什
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
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
聲之誤也以啚爲屠字之誤也羅什
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
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
說音字互改是以於穆不記謬師資
於周頌允塞晏晏乖聖德於堯典至教
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
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
是求宋人中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
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无二剛强
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
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麁獷
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
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
理積无始而道被无窮者也按李叟
出關運當周季世閑賢隱故往而忘
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況適外域孰
見其蹤於是奸猾祭酒造化胡之經
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北
狄兇熾若老子滅惡弃德用形何愛
兇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横行毒
流万世犲狼當路而狐貍是殊淪滑
爲酷覆載无閑商鞅之法未至此虐
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

流万世犲狼當路而狐狸是殊淪滑
為酷覆載无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
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
彝施信順則弩欻可息既服教矣方
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
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
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為是
九皇忽之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
未出則為邪僞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
感會隱現无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
弘其道化在麁緣則聖帝演其德夫
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
非佛固知三皇以来感滅而名隱漢
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
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
農數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
符湯武抹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
齒天師而求援聖帝豈不非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為宗名為得一尋
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
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
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弥

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
弘明集卷第八　李丈　墳
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
形而万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弥
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
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
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
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
禪為始進慧以十地為昇揔龍鬼而
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无方不以
道俗乖應妙化无外豈以華戎阻情
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
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
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漢語隔而化通
但感有精麁故為分道俗地有東西
故國限內外其弥綸神化陶鑄群生
無異也用能振拔六趣揔攝大千道
惟至極法惟冣尊然至道雖一岐路
生迷九十六種俱号為道聽名則邪
正莫辯驗法則真偽自分案道家立
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
襲張陵太上為宗尋柱史嘉遯實惟
大賢著書論道貴在无為理歸靜一
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
斯逈尊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弘明集卷第八　其丈　墳　一二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

化本虛柔然而三世不紀慧業靡聞
斯迺尊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為五通福極生天
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
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必業修於是
愚狡方士偽託遂滋張陵米賊述紀
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
智可同歟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
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為妙猶
不足算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
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
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
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夭含識所
同故肉芝石華譎以翻騰好色觸情
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諂地仙肌
革盈虛群生共愛故寶惜涕唾以灌
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
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婬術
厭勝奸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
溷廁故比屋歸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
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被
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
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屯則蝎國世平則蠹民傷政

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
玄上妙青金容妙相可羨鬼室空屋

無庶竹而遐求種穀麻貴產業盡惑
士女運乜則竭國世平則盡民傷政
葫乱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
玄上妙清金容妙相何羡鬼室空屋
降服天魔不慕幻邪之詐淨修戒行
豈同畢券之醜積弘楮於方寸孰與
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
鳴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麁已懸
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麁笑精以
偽謗真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吾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 十九條 釋僧順
論云泥洹是死未是學死而得長生
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
單豹之徒是其疋矣是以儒家云人
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
身此三者聖達之流疋以生為患夫欲求
无生莫若泥洹泥洹者无為之妙稱
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
五道何由聞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
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播簸得象鼻
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
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
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者爭去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
全象之實子說涅洹是死真摸象之
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
妃於儲貳者盖欲示人倫之道已足
遂能弃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
天夕降白驥飛城十号之理斯在何
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婚媾為累㝡
深飢寒則生於盜賊飽煖則發於驕
奢是以癘婦夕産急求火照唯恐似
己復更為癘凡夫之種若癘産焉經
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
是佛種捨家從道弃癘就佛為樂為
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滞於重惑
夢中之夢何當曉矣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
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為上稱其
嚴也剪落為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者
辭父母而長往者盖欲去此煩惱即
彼无為髮膚之戀尚或可弃外物之
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
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辭如喪服出繼
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

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
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
本政自一暮悲恩之薄所後顧申三
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受
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力持髮
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
穿鑿怯於尋旨相為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
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弃俗從道
寧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
敬漢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為臣魏
之高貴敬齊王作秘晉之儲后臣厭
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為浮圖
釋曰經云淨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
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泛海儵来
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為刑屠
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无熏德仲
雍剪髮文身從俗致化遺子今日必
罹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
外書以仲尼為聖人内經云尼者女
也或有謂仲尼為女子子豈信之哉
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

也亦有謂何居為女子豈信之者
猶如屠畜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
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
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无門皆是會
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
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
即喪門也桑當為乗字之誤耳乗門
者即大乗門也煩想既滅遏物斯乗
故先云滅門末云乗門焉且八万四
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虚無老子入關故作
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為教本之意
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栴檀香像
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
言興慕以有若之皃容似夫子坐之
講堂之上令其講演門徒諮仰與
性曰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
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
什法師生自外方聰敏淵博善談法
相綴貢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
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
流於未殊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
謂胡人不信虚无誠非篤論君子且
强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

驗以境照雙寂振无為之高風激玄
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
謂胡人不信虛无誠非篤論君子且
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
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為服亞胡今中
國人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
化不聞佛法者辟如畜生事均八難
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
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蚑行喙息咸受
其頻喘蠕之虫自去得所子既不息
思唇言去去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号曰沙門此則練神
濯穢久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
毀之而義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鑽之
弥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无往非應結繩以
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逝揚堯孔至
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為化不待刑戮
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
而興國古王諮勒以隆道破國之文
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而興國古王諸敎以隆道破國之文

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倫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

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

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引地不問

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為累甚於桎梏老氏以

形骸為糞土釋迦以三界為火宅出

家之士故宜去菁華弃名利悟逆掭

之難常希寂滅之為樂流俗之徒反

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

術過人剋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

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

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

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諂

詞貢高呼曰来賊亦被夷剪入身破

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因之寘跡臨喪餘

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

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論云不覩宗者

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
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

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
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
子州支伯但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
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
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
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
鬚髮被服法衣在身不乖揚名得道
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
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眉尚
不移術於兒乎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
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
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
皆靈根宿固德宗淵深湛乎斯照確
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
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胸懷滄海无
寄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嘯詠林野委身餧獸或靜節郊

然遊趣宇宙不能顯其晉懷濟介元
寄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
乎田侍共東八　第千四丈　場
恩弃房櫳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
禪或投隨林野委身饑歎或靜節疏
飡精心無息將勤求十力起登无上
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地百福於未萌
濟蒼生於万刧斯實丈夫之宏畐非
吾子所得聞閑也避俊之談是何言
歟孔子顧喙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
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丈奚何
多口之為異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无緣生有緣即是
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
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
者故曰緣无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
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
損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緣者自
就无緣中求及諸已而已矣子方永
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
乎若能返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為最尊梵志
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
雲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旨日侍共東八　東三三丈　場
云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永伐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

雲雨者諸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
云育德成國不无多少但廣濟无邊
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
太極剖判之初也巳自有佛但于時
衆生因縁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
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則
乹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
生雖日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
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立法行
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
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
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為儒林宗
國師道士或寂寞无為而作佛事今
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為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乱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也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
則於道為備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
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
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
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
徒全以四科見自莊周有云生者氣
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

高下耶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
力遂欲撓乱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
之無良一至於此也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為用得其理也
則於道為備是故沙門号曰道人陽
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觟居
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
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辟
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

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
也聚而為生散而為死就如子言道
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
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也嘗聞子
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
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
得非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